



老汪说宋瓷

不管世事沧桑如何,曾有一块青瓷片的美与凉在心头停过。

没有想到,这块南宋官窑瓷片是从一名00后小伙子手里买到的。

那是一个月前,杭州维景国际大酒店里举办了一次老窑交流会,全国各地收藏圈里玩古陶瓷或珠串不少的商家与玩家都来这里赶场子。这些年,我坚持在做南宋官窑瓷片的收集与整理,平时陆续在买东西,往往是刚买过一片,另一片又开始惦记着了,有着自己的节奏,也一直过着相对拮据而简单的生活。起先并没有去赶交流会的打算,生怕乱花渐欲迷人眼,手头上每月早安排上的一点钱被打散了。

可当天有空,心里几番克制,还是静不下来,好想赶过去哄个热闹。于是,就为自己开脱,先把口袋捂紧,只当去多灵市面,看看汝窑、定窑、磁州窑等北方一些窑口的东西,与市场保持联系也是好的。

刚到酒店五楼走了几间房,就碰上了好熟悉的杭州老城改造与建设中所出的一些瓷片标本。原来,平时在吴山广场通宝城做老窑瓷片生意的店主,也有几家在宾馆入住。

我来了兴致。依次转下去,在四楼一个房间里看到了今天的这块南宋官窑片。守摊的是个小伙子,我问这块标本的大致价位。他说,这块标本是另一个朋友的,他在别的楼层逛,你想要的话,我跟他微信联系。我说你让他回来吧。

五六分钟后,这个朋友回来了,也是个小伙子,个子高,发量多,腰板直。虽叫不出名字,但在通宝城的朋友店里曾遇到过他,也曾因他的英俊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他跟我说,这块瓷片当初从他的手里出去后,在朋友间陆续转了三四次手,最后又回到了他手里。一听这过程,我就知道这块瓷片的价格已上去了。我想了下自己当时的支付能力,就依我自己多年的习惯,主动报了个至诚的价格。

他考虑了不到半分钟,目光转向我,说,给你了!我把钱付清,瓷片刚拿到手,他转身问我,想把这块瓷片再拍个图,可不可以?我说,那应该的。

一直在旁边目睹这一过程的一个陌生小伙子喊我,问我是不是一直在微博上写南宋瓷片的那个人,说是手里有块南宋官窑片,要不要看一眼?我说,好啊。他说,走,上五楼。

小伙子带我乘电梯,走安全通道,推门、引路、提醒,很有教养。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他大一些,他是2000年的,刚才房间里的那两个是2002、2003年的,他是北京的。

走进这个小伙子的房间,他拿出那块南宋官窑片,这是件由三块碎瓷片粘接起来的南宋官窑盏底,釉色纯正,是件人见人爱的好东西。我说,我知道了,你这块瓷片是个大件格,不是想让我看的,是想让我眼馋、朝我炫耀的。他坏坏地笑了。他说,这块瓷片也是这次从杭州朋友手里买的,想先玩一段时间后再出手。

早先,我买瓷片打交道的朋友,年龄区间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晚到90后,这次又延伸到了00后。

萧山事知多少
Flowers Story

若与春天的花事相比,夏天的榴花是顶顶有耐心的。当桃樱李梨这些娇客,被一阵春雨、几缕暖风稍一拨弄,便懂得匆匆离场。似乎是从四月开始,那青枝绿叶间,才不慌不忙地点燃第一簇火苗——石榴花开了。

这明晃晃的火苗,不似梨花那种怯生生的粉白,也非桃花那种娇媚的粉红。而是像朱砂里调了赤金,好比落日熔金溅出的最烫的那一滴,色彩耀眼夺目。在日渐葱郁的绿意里,榴花也燃烧得更加肆意,可以不知疲倦地从初夏蔓延至深秋。别的那些花儿,在春急切的步伐中轮番登场,来不及细品慢看,就像握不住的时间,一去不复返。可是,唯独石榴花,将时光凝固在枝头,无论你辗转哪座城市,途经哪座山丘,它都将最炽烈的橙红别在青葱的发间,久久不肯褪色。

也难怪石榴花最讨喜,这份长久的热烈,谁不爱?

农历五月,是榴花的时辰。“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娇俏的石榴花象征着爱人之间美好与永恒的爱。在《梦华录》中,顾千帆向赵盼儿在“顾盼生辉”桥表明心意,二人解除误会分别后,赵盼儿迈着欢快的步子走在回茶坊的路上,卖花的货郎吆喝,“买

榴花长明

文/李沅哲

朵石榴花,嫁给有情郎。”听到这句美好祝福,赵盼儿马上施了银钱,将石榴花簪在发间,她脚步轻盈,像是追着一束光。此前,顾千帆也是以石榴花为媒,聊赠一枝为礼,与赵盼儿立下白头之盟。

石榴花,红如朱砂。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朱砂能驱邪纳祥,是吉祥的象征,也有多子多福、满腹珠玑、榴实登科的寓意。在民间,钟馗被视为石榴花的花神,人们会在家中悬挂一幅钟馗的画像镇宅驱鬼。画像中的钟馗,耳边大多会簪一朵红艳艳的石榴花,可攘瘟剪五毒。一年冬天在潮汕,当地人家的庭院或阳台,基本都能看到石榴的身影。对潮汕人来说,石榴几乎是一种信仰般的存在,除了用于祛凶避害,还用于婚礼、做寿、冤家和解、宅户兴土动工等,以求好彩头。

老屋邻居家的院墙内,就斜倚着这么一棵石榴树。每逢暑假,它便会探出一半绰约身姿到院墙这头,那沉甸甸的果实,最是撩人心弦,顶端星星状的扩口,在夏日阳光和微风的日渐催长下发出召唤。

几时的夏天,那些果实的吸引力远胜于榴花。那时的院墙虽不算太高,但我们要攀爬上去,摘那沐浴了最多阳光的几个“小灯

笼”,还是需要一番勇气和“谋划”的。

午后,趁着大人们都歇着了,院子里一片寂静,我们几个小脑袋便凑在了一起。那诱人的召唤,引得我们不知疲倦地四处搜寻砖瓦,搬来石头,依着墙根儿叠高石基,好够到那些藏在绿叶间、日渐鼓胀起来的青红皮果子。直到听到一声“咔嚓”的脆响,少年们涨红的小脸儿才露出舒展的笑容,“Bingo!目标达成!”

摘到后,少年立马敏捷地从墙头吐溜一声滑下墙根。他揣着果子,我们期待地簇拥着,像等待凯旋的英雄为我们分享战果。

虽然少年们总是悄悄执行计划,但大人们都心明镜似的知晓那些“珍品”去向何处。院墙那头的老奶奶,总是带着洞悉一切的宽容。有次,她语气和缓地问,“石榴甜吗?”我们摇摇头。

老奶奶笑盈盈地说道,“花有花期,每粒果子也有自然的时序。轻轻一碰就掉落的果子,才是最佳品尝期。”说完,老奶奶转身进屋拿出一个裂了口、大的熟透的红石榴递到跟前。那一粒粒饱满、相互抱紧的深红籽实,就像玛瑙一样,在热烈的阳光下剔透着。

在那个蝉鸣聒噪的午后,阳

光穿枝透叶打在我们这群少年身上,滚烫的灼热感,就像榴花一样燃烧着。青涩与甘甜交织的石榴汁水,深深烙在味蕾之上。每至盛夏,石榴的味道总能随着记忆进溅在舌尖,就像炎炎晌午一个很冒险的梦,梦醒时,是浓烈汁水留下的甜蜜。

一日,我踩着和煦的春光爬上先照寺。在一处黛瓦黄墙的幽静角落,倚着石榴高大的青枝。枝头上挂着的,既有含苞的石榴花蕾,也有上一季干透的石榴果实,它沉默着,悄然应和着石榴花开的节奏。我在树下停顿,某个瞬间,我疑心去听去年夏日它从蓓蕾结成饱满果实的声音。石榴果经历如此漫长的季节,既无鸟啄食,也无人搭梯摘取,只是听着寺院的钟声,听着日复一日的经声,在湘湖山色的眺望中,吞吐着春去秋来。枝上那悬而未落的旧年因果,它落与不落,似乎已不是外物所该关心的结果,只是因为,它已然超越季节的宿命,处于适宜自己的位置。

人间至味,并非挂在最高的枝头。人这一生,也如那些久挂枝头的石榴,只有慢下来,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耐心,才能烹出人间至味。(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潮声中的“墨香”

文/陈洪兴

种忘我精神深深感动,赞扬声一片。围垦精神是什么?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守。这种精神,如同深埋地下的根系,不仅让盐碱地长出了稻米,更是在萧山人心种下了“奋斗”的种子。而当“岁月”的潮水退去,这种精神又在书香中找到了新的载体——萧山围垦纪念馆里,那一本本泛黄的围垦日志和大量档案资料。

银发书香,阅读里的时光褶皱。午后某街道文化站阅读室里,78岁的陈阿婆是这里的常客,她的帆布包里永远装着《红楼梦》一书,书页间还夹着泛黄的粮票——那是她年轻时,在70年代初十万亩大围垦时,用省下来的粮票,与小姐妹换来的心仪之书。“那时候,一是没有书看,二是没有空闲时间看书啊。”陈阿婆她摩挲着书本微笑:“收工后累得骨头都散了,可心里总是惦记着林妹妹的诗啊。”也是作为兵团战士的她难忘的经历。她不无感慨地说:“现在太好了,想阅读的书看不完,天天都是读书日啊!就是眼睛花了,一会就模糊,看不长。”

萧山老年人阅读,有着独特的地域温度。社区里有社区老人的阅读圈子。82岁的张老先生,回忆起围垦年代的读书经历,在那个北风呼叫的稻草棚内,在潮湿的地铺里,就着马灯微弱的光,翻阅的书是《毛泽东选集》,学的如饥似渴。“那个年代啊,有本书,不管什么书,都是那样的珍贵。现在新时代,年轻人学习环境太好了,太幸福了呀!什么类型的书都有,看看我们这辈人,想看点书,是怎样的现状啊。”张老先生的感叹,今昔之

差别,确实令人唏嘘。

书香萧山,是流动的精神“长河”。萧山老年阅读者大有人在,“书香”从来不是孤立风景,从湘湖边的城市书房,到钱塘江边的中国水利博物馆;从社区的“老年读书角”,到企业的“职工书屋”,阅读之风如同萧山围垦的水网纵深水系,浸润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与角落。

有关报道中:某镇“垦荒者书屋”,有个李姓的退休教师,与数个曾经参加过围垦老同志,自发筹建了这个书屋,收藏了近五千多册的书籍,其中是关于萧山与不少钱塘江围垦文化有关的书籍。李老师戴着袖套,边搞书架卫生,边整理书籍,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这代人,还是吃了没有文化的苦,就时时刻刻地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萧山人是如何从困苦艰难中走过来的,如何垦出现在钱塘新区这片新天地的!真是语重心长。书屋的墙上,装饰着围垦场景大幅油画,还艺术地挂着围垦年代用过的煤油挂灯、抗风雨的蓑衣、张贴着那个年代比命还值钱的粮票:半

两、一两、半斤、一斤、五斤的浙江省粮票等物件的展品。这样别具一格的装饰,与图书馆的主页形成了极为奇妙的对话场景。

最动人的风景,出现在清晨湘湖的游步道上:退休医生杨女士,已七旬有余,身段硬朗,常见其在路边凉亭里,诗集一册,静静朗读诗句,如醉如痴,她朗诵的诗句,穿过晨雾和湖面升腾的水汽,飘向远处的塔影,诗与风景融为一体。她不无感慨道:“在职时医院救护忙得脚不沾地,现在终于有了许多时间,可以阅读、与诗歌交朋友了!”给人以高雅的幸福。她笑着说:“你想,这诗里的月光,和我们年轻时在围垦年代见过的月光,是不是一样温柔?只是感受幸福的氛围不一样。”

回望历史,蓦然回首,我发现萧山围垦精神,与书香文化早已交织成新的画卷:老年朋友们,在阅读中重温围垦岁月;年轻人在阅读中,与长辈们共同汲取了时代奋进之力量。而这座城市,正以“书香萧山”为帆,在新时期的浪潮中,行稳致远!

曾有块青瓷片在心头停过

文图 汪少一



南宋官窑方形洗